90
季刊
2026年10-12月
October-December

華傳

大地之子——山河间的福音

上帝国中的宣教更新——在原住民处境中寻回向内与向外的使命

亚马逊边陲原住民族的宣教动态与社会文化困境：
奇曼族与尤拉卡雷族

中音

目录

90

华传季刊
2026年10-12月
October-December

督印人:
林俊仁

主编 :
王钦慈

执行编辑 :
陈琴鹃

编辑委员:
王钦慈、林俊仁、陈琴鹃、吕文东

封面/排版:
郑美心@Impetus Concept

封面照片
上 Photo by Magnific
左下Photo by Magnific
右下Photo by 华传

作者文责自负。版权所有，未经本刊授权不得转载、摘编、翻译、重印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用，或建立镜像。转载需经书面许可并标明出处。本刊并不授予第三方知识产权的任何许可权。

总主任的话

01 忠诚为主摆上 / 王钦慈

主题文章

04 上帝国中的宣教更新——在原住民处境中寻回向内与向外的使命/罗以（Yobaw Taru）

09 亚马逊边陲原住民族的宣教动态与社会文化困境：奇曼族与尤拉卡雷族 / Silvia

i宣

12 神在宣教路上教我的那些事（2） / 蔡颂辉

芒果树在微笑

15 从职业观探讨宣教工场的神学教育（2）：不同文化的工作观，如何塑造当地教会对牧职的理解 / 仁青

宣教士关顾

17 宣教导向伙伴的暮年关顾 / 胡惠强

胸怀万族——走遍人居之地

22 【瞥见一隅】幸福的国度——不丹 / 豪杰

24 【绿色国度系列】看一切都甚好 / 陈末

宣教同路人——你的参与

25 【蓄势待发】或向左或向右 / 陈睿泽

26 【踏上宣教路】在看不见的地方，预备了一切 / 约沙法

28 【禾场随记】一副眼镜的奇迹 / 海平

30 【窗内有光】Small Potato / 陈美玲

32 【泥泞中的足迹】愿意隐藏的领袖——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 路哈玛整理

36 宣教同行2026

40 经费需要： Yosafat 和 Grace

忠诚为主摆上

王钦慈

走过过去几年的人生旅程，回头看那些精彩与兴奋的经历，心中总是充满无限感激与温暖。自2018年踏入华传（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这个大家庭以来，这一段服事的旅程，对我而言不仅是一份职责的交付，更是一场深刻的人生学习与生命重塑。

恩典交织的生命轨迹

其实，宣教与宣教士的影子，早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深深扎根。我父母当年在台湾，正是由远道而来的挪威宣教士带领信主。小时候在美丽的东海大学校园里长大，那里总能见到来往出入的宣教士身影；后来在阿根廷生活，我有幸接触了福音船“忠仆号”（Doulos）的到访，亲眼目睹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将青春奉献给主；也在当时教会隔壁的宣道会神学院，见到许多从事神学教育的宣教士，他们的生命模样都不断地影响着我。

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我曾几次认真思考，是否要成为一名全职宣教士。然而，主却有不同的引导，我未曾走上接受差派、长期驻守宣教工场的道路。直到2018年加入华传，以总部同工的身份服事这群忠心的主仆，我才以另一种方式走进了宣教事工。与每一位宣教士近距离的接触与同行中，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太多深刻的功课，也看见了最真实、最动人的生命榜样。

在困境中看见毅力

对幼童而言，学习一门新语言或许是天性使然；但对于已步入成年的宣教士来说，要在全新的文化与语言环境中从头开始，个中的艰辛难以言喻。宣教士必须放下尊严与习惯，像个孩童般重新学说话、学写字。我常深自佩服他们所展现出的勇气与毅力。

例如，日文的敬语系统与复杂的社交礼仪，对任何外国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然而，为了能精准、得体地将神的爱传递给严谨的日本朋友，华传在日本服事的同工不断地苦读、练习，为福音甘愿成为“孩童”的毅力，令人肃然起敬。

在缺乏中看见信心

在加入宣教行列之前，许多宣教士原本拥有优渥的经济条件与稳定的事业。因着回应主的呼召，他们甘愿放下原有的安稳与优渥生活，毅然踏上宣教之路，也因此需要面对筹募宣教经费的实际挑战。筹款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宣教士需要放下身段，努力争取每一笔奉献，并非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是为了筹措事工所需，使远方的灵魂得着祝福。

为了当地事工长远发展与贫困社区的需要，柬埔寨服事的同工不辞劳苦地四处奔波宣导、筹措资源。看着他们为了多帮助一个孩子、多设立一个辅导课程而四处奔走，我深深体会到：真正的富有，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愿意为主付出多少。

在平凡中看见甘甜

宣教士的生活字典里，很少有“奢侈”二字。为了节省宝贵的福音资源，他们甘愿省吃俭用，以步行代替乘车，以简朴的饮食取代山珍海味。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并非出于无奈，而是出于爱，甘愿让自己的生活与所服事的群众贴近，好真正走进他们的生命。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哥伦比亚服事的同工。为了节省开支，也为了深入基层，她熟悉首都波哥大复杂拥挤的公车系统，每天搭乘公车穿梭于这座庞大的城市，奔走探访华人同胞。以最贴近人群的生活方式，活出最温暖的道成肉身。

同心合意的肢体连结

宣教绝不是单打独斗的英雄主义，而是一场美丽的接力与团队合作。在华传的岁月里，我见证了宣教士彼此同心配搭，看见他们与本地教会的深刻连结，以及与后方支持者紧密的伙伴关系。大家彼此融洽、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这正是讨主喜悦的模样。

在哥伦比亚，华传与当地教会Iglesia Cruzada的美好合作就是极佳的

范例。华传的华人宣教事工，自然成为本地教会向当地华人社群传福音的窗口。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肢体在主里彼此配搭、互补不足，跨越语言与族群的同心同行，是极其珍贵、值得一生珍惜的祝福。

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

宣教路途虽然充满艰辛，但看见一个个生命因福音而翻转，所有的汗水与泪水都化作无比的甘甜。在工场上，我看见原本迷茫、绝望的灵魂决志信主，家庭得着修复，人生的方向也重新被主建立。

在杜拜，华传宣教士在繁华却孤独的沙漠城市中默默耕耘，建立教会，带领离乡背井的打工者与商贾归主。从他们身上，我深深体会圣经所说："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陪伴生命成长的喜乐，是世上一切物质报酬都无法比拟的。

坚持真理的生命态度

华传的宣教事工，不单看重冰冷的数据与成果，更看重每一步是否能"荣神益人"。宣教士以和善沟通，以美善行事，对真理严谨持守，对受苦的人群心存怜悯。

以乌干达的事工为例，面对在贫民区长大的孩子，华传同工没有选择快捷、显眼的短期善举，而是多年持续陪伴。他们用心倾听孩子的声音，用手扶持成长，用爱抚平创伤。这种不求速效、只求忠心的服事，正是以生命荣耀主名的见证。

衷心感激

写至此处，心中满是敬意与感激。谢谢每一位华传宣教士，您们以平凡的双手，忠心作着不平凡的服事；以坚定的脚步，走在见证福音的路上。您们让全教会看见，什么是"忠诚为主摆上"的生命榜样。

在陪伴您们前行的过程中，您们的勇敢激励我，对主的忠心也深深造就了我。能与宣教士们在华传这个大家庭中一同服事，是我生命中美好的经验与恩典。愿我们继续携手，怀抱感恩，将这份跨越国界的爱与盼望，传递到世界每一个角落。

王钦慈 华传国际总主任

上帝国中的宣教更新——

在原住民处境中寻回向内与向外的使命

罗以（Yobaw Taru）

宣教饱和，还是灵性空洞？

“原住民的福音已经传满山林了。”这句话曾经是台湾教会引以为傲的宣告。二十世纪中叶，台湾原住民族大规模归主，被称为“二十世纪的神迹”，使原住民族成为世界上少数基督信仰高度普及的族群之一。[1] 几乎每个部落都有教会、每个家族都有信徒；在某些乡镇，教会的数量比便利商店还多。然而，我们心里都明白一个现实：信仰的饱和，并不等于灵性的丰盛。信二代与青年流失、周间聚会人数递减，信徒对信仰的热情逐渐从火热转为维持、习惯，甚至冷淡。敏锐的牧者也察觉，近几年在部落里，一种新的灵性现象正在复苏：巫师、灵媒与祖灵祭仪，在文化复振的政策与风气中重新流行。[2] 有人说：“那是文化复兴，没什么问题。”也有人说：“那是灵性危机，必须紧急制止。”这些争论的背后，反映的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人心里对“灵”的渴望，基督的教会是否还能回应？

宣教，究竟是向外，还是向内？我们都熟悉主耶稣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这句话让我们自然联想到“往外去、传福音、差派宣教士”。但如果宣教只被理解为向外拓展，那么当部落都已信主、教会密度饱和，我们还能如何宣教？也许，这正是上帝要提醒祂的教会：宣教从来不是单向的外展行动，而是双向的国度使命。宣教既是向外的拓展，也是向内的更新；既是差派，也是回归；既是进入世界，也是让上帝的国进入我们的心与文化。

神学基础：宣教是上帝的行动

宣教不是教会众多事工中的一项活动，而是上帝自己的行动。教会不是宣教的主人，而是被邀请参与的客人。这正是现代宣教神学的核心观念：missio Dei，上帝的使命。上帝在创造中显明祂的爱，在历史中借着基督成就救赎，如今借着圣灵不断呼召教会参与祂的工作，宣教的主语不是“我们”，而是“上帝”。[3]

---

1 参阅施正锋、邱凯莉，《转型正义、基督宗教、解殖民》（花莲：台湾原住民族研究学会，2018）；靳菱菱，〈西方宗教与台湾原住民族群认同建构的几点观察〉，《人文与社会科学简讯》第13卷第3期（2012），97-105。

2 中华文化总会，〈原住民的福音已经传满山林了〉，黄苑瑜责任编辑，林君翰核稿编辑，《微笑台湾》，2025年9月25日，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8490。

3 David J. Bosch，《更新变化的宣教》，白陈毓华译（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6），523-524。

教会存在是为了参与上帝正在进行的救赎行动。使徒行传一章8节常被理解为地理上的拓展，但若从国度神学（The Theology Of Kingdom）来看，它揭示的其实是一种关系与文化的跨越：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家、我们的部落、我们熟悉的世界；撒马利亚是与我们相似却有距离的他者；地极则是全人类，是上帝国要临到的疆界。笔者深信，宣教因此不只是去远方而是学习如何让福音跨越人心的界限。

博许（David J. Bosch）指出，宣教是整个教会的本质与存在方式；教会之所以存在，正因为上帝正在宣教。因此，教会的敬拜、团契、教育与服事，无一不是上帝国使命的展现。当教会活出圣洁与相爱的群体生活，就在世上竖立了福音的记号；而当信徒被差派进入社会与文化之中，他们的服事又反过来建造教会的属灵生命。内在牧养与外在宣教并非两条平行线，而是同出一源的国度呼召。[4]

莱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进一步提醒，上帝的使命涵盖整个受造界。耶稣所传的不只是个人灵魂得救的福音，更是上帝掌权临到全人生命的好消息；祂医治病人、施行怜悯、翻转不公、赦免罪恶、建立和好，显明的是上帝国整全的权能。[5] 若只热衷对外传福音而忽略群体内部的需要，福音将失去深度；若只维护内部信仰建造而缺乏对世界的负担，信仰就失去见证力。

教会是上帝国的样板屋

纽毕真（Lesslie Newbigin）提醒我们：教会存在的理由，就是成为上帝国的见证。[6] 教会是记号——预先展示上帝国样貌的群体。他把教会比喻为“上帝国的样板屋”，让世界从教会的生活，看见上帝将来要成就的荣耀。[7] 他的论述对原住民教会格外重要。第一，福音跨越文化，却不脱离文化。福音并非一条抽象超然的真理，它具体地进入一个文化中展现其真实的生命；基督道成肉身进入犹太文化，转化了当时的信仰与传统。[8] 同样地，福音也必须“道成肉身”在各族群的文化里。面对文化，教会须避免两个极端：一是完全脱

4 David J. Bosch, Transforming Mission: Paradigm Shifts in Theology of Missio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1), 389-395, 466-472.

5 Christopher J. H. Wright, The Mission of God: Unlocking the Bible's Grand Narrative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06), 521-544, 545-569.

6 Lesslie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9), 122-123.

7 纽毕真，《多元社会中的福音》，杨基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19），273-286。

8 Geoffrey Wainwright, Lesslie Newbigin: A Theological 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83.

离文化、与世隔绝；二是试图征服改造文化、建立地上的神权国度，因为两者都模糊了福音与文化的关系焦点。[9] 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我们得着一个稳固的根基，可以一方面欣赏各文化中美善多元之处，另一方面也抗拒任何违背真理的文化权势。我们珍视上帝赐给各族群的文化资产，同时也警醒哪些传统元素需要在真光中被更新。

第二，教会是上帝国的见证群体。初代教会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撼动强大的罗马帝国，正是因为他们活出了这种国度见证的公共使命：向世界宣告耶稣基督已经掌权作王。[10] 教会的合一、圣洁、爱心与公义行动，都不只是为了内部建造，而是为了见证上帝国在地上的临在。

第三，福音是公共真理。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将“事实”与“价值”二分，视科学为公共而客观，把宗教信仰边缘化为私人的信念。纽毕真坚决反对福音被私有化，强调福音乃是关乎全人类的公共真理。[11] 对原住民教会而言，我们同样不可将信仰局限在礼拜堂内或个人灵修之中；上帝呼召我们的会众进入部落与都会的每一处，在职场、教育、艺术与公共事务中作见证。

呼气与吸气：向外与向内的节奏

一间健康的教会，应像一个有节奏的生命体：外展如呼气，把上帝所赐的恩典分享给世界；内牧如吸气，使群羊在真道中得喂养与更新。主耶稣既呼召门徒“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太28:19-20），也吩咐他们“牧养我的羊”（约21:15-17）——成熟的宣教观，是呼吸并行的属灵节奏。[12] 在原住民教会的处境中，这种张力格外明显而迫切。许多部落的第一代基督徒，是在长老、头目或族群领袖的带领下集体归主，全村因信受洗。然而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他们虽自幼在教会长大，却未必经历过个人真实的重生与委身。有些年轻人虽然受洗、参与聚会，对福音的认识仍停留在理性层面或宗教习惯，缺乏“心里相信”的确据与生命被翻转的热情。如何让在教会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从被动的传承者成为主动的跟随者，这是我们这个世代最迫切的“向内的深度宣教”。[13] 透过青年福音营会、信仰基要训练、小组同行与属灵导引等事工，帮助年轻世代在群体中遇见主，使他们的信仰不再只是父母的产业，而成为自己真实的信念与生命呼召；这样的内在宣教不仅巩固教会的根基，也为未来的外展宣教预备坚实的门徒群体。[14]

灵性形成与门徒训练

第二代信徒即便在信仰上已有起步，也需要持续的灵性塑造，才能在世俗的洪流中站立得稳。这种属灵形成（Spiritual Formation）不只是知识的教育，更是生命被圣灵更新的过程。[15] 教会需要帮助青年培养稳定的灵修与祷告生活，建立以圣经为中心的世界观，学习在群体中发现并操练属灵恩赐，并在实际服事中培育基督化的品格。若教会的焦点只放在外展活动，而忽略年轻一代的根基建造，宣教将成

9 纽毕真，《多元社会中的福音》，15Sherwood Lingenfelter, Transforming Culture: A Challenge for Christian Mission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1998), 18.

10 Lesslie Newbigin, Truth to Tell: The Gospel as Public Truth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91), 244.

11 Newbigin, Truth to Tell: The Gospel as Public Truth, 232.

12 Lesslie Newbigin, The Open Secre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logy of Miss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56-58, 121-127.

13 Dean Flemming,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Patterns for Theology and Mission (Downers Grove, IL: IVP Academic, 2005), 18-22, 288-293.

14 Andrew F. Walls,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aith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6), 3-9, 27-32.

15 Dallas Willard, The Spirit of the Disciplines: Understanding How God Changes Lives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8), 222-227.

为短暂的热情而非持久的使命。特别在资讯与都会文化高度吸引的时代，原住民青年更需要深层的属灵陪伴与门徒训练，使他们在基督里生根建造，成为未来教会与宣教的主力。[16]

更具挑战性的，是原住民青年在信仰与文化认同之间的挣扎。他们常问："作一个泰雅尔、布农、或其他原住民族人与作一个基督徒，是否冲突？"随着文化复振政策的推动，其中包含重现祭仪与巫术信仰等元素，一些青年开始质疑长辈当年弃绝祖灵信仰之举，误以为恢复祭祖才是"真正的文化"。若教会缺乏具神学深度的文化辨识与牧养对话，年轻世代很可能在族群忠诚与信仰忠诚之间被撕裂。[17] 教会必须帮助他们理解：信仰并非否定文化，而是更新文化；真正的文化认同，是在基督里重新发现受造的尊严与族群的价值。上帝喜悦我们珍惜语言、歌舞与传统中所蕴含的美善，因为这些是祂创造的祝福；但凡涉及偶像崇拜或违背圣经真理的部分，则需以新的方式加以转化。[18] 成为一个骄傲的族人，不在于回头敬拜祖灵，而在于因信基督而活出文化中真、善、美的价值。

巫师与灵媒的回潮：不是敌人，是宣教现场

近年许多部落重新出现巫师、灵媒与祭仪，有些信徒开始参与其中，甚至认为"基督信仰不能满足灵性的需要"。我们要诚实承认，这并非单纯的信仰倒退，而是反映了三种深层的渴望：对社群身份的寻回——"我想再做一个真正的族人"；对灵性医治的需求——"我希望有人能理解我的病、我的灵、我的梦"；对文化尊严的重建——"我们不再被别人定义"。

这些渴望本身并不是罪，而是人类灵魂深处寻找神的证据（罗1:19-20）。问题在于，人如何寻求灵的来源。因此，教会要做的第一步不是谴责，而是辨识。圣经从未否定灵界的存在（弗6:12），而原住民族群在历史中对灵界的敏锐，本是上帝所赐的灵性感知力。教会需要帮助信徒明白：圣灵是真实的灵，能医治、能引导、能启示（约14:26）；黑暗权势的作为虽然也真实，其目的却是奴役与恐惧。

再者，在许多部落里，灵媒不仅是宗教角色，往往同时是倾听者、心理安慰者与社群的医者。若教会没有提供"可倾诉、可安慰、可医治"的空间，信徒自然会转向灵媒寻求情感与灵性的支持。问题不在于他们为何离开，而在于我们的教会在哪里失去了灵性的影响力。[19] 以泰雅尔族的石磊长老教会为例，为了协助族人面对属灵的焦虑，教会训练长执同工建立"属灵辅导团队"，提供倾听、代祷与陪伴；设立以圣经为基础的医治与祷告事工，回应疾病、恐惧、梦境等灵性议题；同时与部落长辈合作，使教会成为部落的"灵性照护中心"，而不只是一个聚会的场所。

在许多族群的传统中，巫师是"界线的守护者"，帮助人避邪、保平安、安抚祖灵。在基督信仰中，这种对灵界的惧怕需要被转化为对上帝的敬畏。敬畏不是恐惧，而是信任祂的主权（诗24:1；西1:16-17）。[20] 我们鼓励青年以艺术、诗歌与故事重新表达"敬畏上帝"的族群信念；在文化礼仪中保留对土地与先人

16 Robert E. Coleman, The Master Plan of Evangelism (Old Tappan, NJ: Revell, 1963), 47-56.

17 Walls,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tian History, 3-9, 27-32.

18 Flemming, Contextualization in the New Testament, 18-22, 288-293.

19 Dallas Willard, Renovation of the Heart: Putting on the Character of Christ (Colorado Springs: NavPress, 2002), 147-152Robert Schreiter, Constructing Local Theologies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85), 110-117.

20 Yi Lo,"Toward Resolving the Identity Crisis of Atayal Believers," Taiwan Journal of Theology 48 (2021), 160-171N. T. Wright, Evil and the Justice of God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6), 72-79.

的感恩元素，但以感谢上帝为核心，重建神圣的秩序。

如此，灵媒的议题不是被消灭，而是被转化为更深的神学与文化更新。因为根本的关键不在于“反对灵媒”，而在于让信徒在基督里重新找到灵性的归属感与安全感。当信徒真实经历圣灵、在群体中被陪伴、在文化中被尊重，灵媒的角色自然失去功能，因为弟兄姊妹不再需要“中间人”——他们知道：上帝已在他们的语言中说话，在他们的文化中临在，在他们的心里动工。[21]

结语：从文化见证走向文化塑造

今日台湾的原住民教会在文化复振与信仰整合上已展现丰富的成果：族语诗歌创作、文化艺术共创、短宣与青年服事都蔚为风气。这说明原住民教会不仅在保存文化，更在活出福音。也有一些都会原民教会与部落教会结为伙伴，在职场辅导、家庭教育与青年牧养上资源共享、彼此祝福，共同反映出“向内与向外并重”的信念。[22] 然而下一个阶段的挑战，已不再只是“如何参与文化”，而是“如何在文化中形成深层的神学对话与跨界影响力”。我提出几个方向。其一，深化信仰与文化的神学整理。过去我们在行动上做得多，在神学整理上仍显不足；教会可以成立“信仰与文化研究小组”或“部落神学文库”，让牧者、青年与长老共同记录部落的信仰经验、祈祷词、诗歌与见证，并与神学院合作开设在地神学课程，使这些活生生的经验转化为神学资源。其二，扩展青年信仰共同体，发展跨部落、跨族群的信仰平台与线上社群。其三，让信仰与经济生活接轨，推动信仰导向的社会企业，使文化复振成为有尊严的生活实践。其四，在灵性层面回应族群的创伤与焦虑，由牧者与辅导专业者共同带领医治与陪伴的事工。其五，跨出部落参与公共文化对话，让社会看见信仰如何赋予文化新的方向。

归根究柢，原住民教会的下一步，是从“文化见证”走向“文化塑造”。这不只是更多的活动，而是一场更深的属灵转化。弥迦书六章8节的呼召，正是我们的宣教路径：行公义——在文化中见证上帝的秩序；好怜悯——在创伤中医治与同行；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在圣灵的引导下，使福音成为文化更新的祝福。

---

21 Yi Lo, “Toward Resolving the Identity Crisis of Atayal Believers—Resulting from Mission Practices in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151-174.

22 Newbigin, The Gospel in a Pluralist Society, 141-150.

罗以（Yobaw Taru） Ph.D.，毕业于美国福音大学（Evangel University）跨文化研究博士班。现任台湾神学研究学院校牧室传道兼生活主任、宣教学教师及国际事务主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泰雅尔中会传道人。

Silvia

亚马逊边陲原住民族的宣教动态与社会文化困境：奇曼族与尤拉卡雷族

我是Silvia Eugenia Villegas Flores，一名全时间服事的宣教士。写下此文，希望带领读者一探玻利维亚伊西博罗-塞库雷国家公园暨原住民领地（Isiboro Sécure National Park and Indigenous Territory, 简称TIPNIS）及其枢纽特立尼达（Trinidad）周边原住民族群之社会生存现况、福音传播历程与当前宣教事工所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本文以我过去至今宣教实践经验为基础，聚焦于该区域两大主要族群——奇曼族（Tsimane）与尤拉卡雷族（Yuracaré）。无论是研究资料或实务观察均显示，极端的地理孤立、公共卫生与教育资源的严重匮乏，以及传统宇宙观与基督教信仰间的文化互动，构成了该区域宣教环境的复杂性。此外，高昂的交通成本与宣教人力资源的极度短缺，已成为限制福音深化与全人关怀（Holistic Ministry）推动的核心瓶颈。

一、区域背景与宣教愿景

玻利维亚东北部之特立尼达周边地区及TIPNIS领地，位于亚马逊盆地西南缘的热带雨林地带。该区域不仅具备丰富的生态多样性，亦是玻利维亚宪法所承认的36个法定原住民族中，数个边缘化族群的传统栖居地。由于地理环境封闭与中央行政资源难以深入，该地长期处于现代化进程的边缘，在卫生、教育及交通等基础建设上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匮乏。

在跨文化宣教（Cross-cultural Missions）的范畴中，深入亚马逊丛林深处的偏远社群始终代表着宣教的最前线。使徒行传20章24节一直激励着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宣教士在该区域的服事，不仅涉及信仰讯息的传达，更深层地卷入了在地族群的语言学习、医疗救助、教育推广以及文化保存等多元维度。

自2018年起，我致力服事居住于TIPNIS地区的Tsimane族与Yuracaré族。初期的宣教实践始于塞库雷河（Securé River）畔的奥罗莫莫（Oromomo）社区，并与资深宣教士Judith Méndez共同推动在地事工。在为期两年的基层服事中，透过学习在地语言与适应丛林生态，经历了许多祝福与挑战，逐步建立起全然仰望神（参约书亚记1:7-9；以赛亚书40:31）的服事韧性。自2021年起，我定居于特立尼达（Trinidad），并以此为行政与后勤枢纽，定期规划并深入最偏远的河岸社区展开宣教与关怀工作。

二、 社群生态与文化特质

（一）Tsimane族：生计模式、传统信仰与福音接收

Tsimane族（又称Chimane族）主要分布于塞库雷河流域。在经济生计方面，该族群仍高度依赖传统的采集、狩猎、渔猎以及游耕农业（主要作物为木薯、水稻与香蕉）。在物质文化层面，男性掌握弓箭制作等传统猎具工艺，女性则擅长利用天然种子与毛线进行纺织与饰品编织。在社群性格上，Tsimane人表现出较强的内敛性与和平主义倾向。

在信仰与宇宙观（Worldview）方面，Tsimane族传统上奉行泛灵信仰（Animism），崇拜太阳、月亮等自然神只，并高度依赖巫医（Shaman）与巫术进行疾病治疗及灵界协调。然而，经由早期瑞士宣教团体的长期深耕，基督教信仰已成功植入该族群内部，许多族人已接受基督信仰。目前，虽然完整版本的《奇曼语圣经》仍在翻译与审订阶段，但透过有声圣经及影音教材的辅助，福音已在该族群中建立了本土化的信仰基础。

（二）Yuracaré族：历史变迁、文化流失与宣教挑战

Yuracaré族居住于马莫雷河（Mamoré）、伊西博罗河（Isiboro）及塞库雷河流域，其生计型态同样以狩猎、渔猎及可可、玉米、香蕉的种植为主。其传统工艺以男性雕刻木舟与女性编织草篮（采用Jipijapa与Corocho植物纤维）为代表。前往其社区需经由上述水路航行5至7天，交通门槛极高。

相较于Tsimane族，Yuracaré族的文化变迁历程更具历史复杂性。因过去天主教耶稣会（Jesuits）的长期临在，该族群多数人在名义上归入天主教体系，但底层仍保留了大量传统巫术习俗，呈现出混合主义（Syncretism）的信仰特质。值得注意的是，过往的文化冲击与同化过程，Yuracaré族面临了严重的母语与传统文化断

层。部分族人甚至将此文化失落归咎于外来福音传道者，导致宣教工作在该族群中伴随着程度不一的文化张力（Cultural Tension）。尽管如此，当前Yuracaré社群对基督教牧者与宣教士的探访仍持开放态度，甚至展现出主动寻求属灵引导与牧养的客观需求。

三、 宣教面临的结构性障碍与生存困境

在TIPNIS地区推动宣教与全人关怀事工，面临着多重非属灵与属灵层面的结构性障碍：

障碍维度	具体现况与影响
地理交通与物流	前往最偏远社区，需搭乘独木舟在危险河流中航行5至7天，或搭乘昂贵的轻型飞机。高昂的物流成本极大限制了事工频率。
医疗与公共卫生	区域内极度缺乏医疗设施。普通的发烧或感染常因缺乏基本药物而演变成致命疾病，导致长者与儿童死亡率高企。
教育与识字率	教育资源匮乏，约有20%的人口不识字。这不仅限制了社会流动，也为以文字为载体的圣经阅读与教理推广带来障碍。
宣教人力资源	因环境孤立与身心耗竭，长期委身的宣教工人极其缺乏。目前当地缺乏团队支援网络（Team-based Ministry），呈现单打独斗状况。

四、 结论与代祷前瞻

综合上述，玻利维亚特立尼达TIPNIS地区的宣教工作，是一个交织着高地理风险、高社会需求与深层文化变迁的复合实践。Tsimane族与Yuracaré族的现况表明，边远地区的宣教不能仅停留在抽象的教义宣告，而必须与当地的社会救助、医疗支援以及文化理解相结合。

面对“庄稼已经成熟，工人却少”的客观现实，未来的宣教策略必须寻求更多资源的投入与人力的回应。恳请各界为这项跨文化宣教事工进行实质的支持与代祷：

1. **身心灵的强健：**为第一线宣教士在面对极端环境时所需的身体健康、情绪韧性及属灵力量祈求。
2. **经济与后勤资源：**为克服高昂交通成本与物资采购所需的持续性财务支持祈求。
3. **宣教工人的兴起：**祈求更多回应呼召的宣教士与牧者投入亚马逊丛林，建立稳固的同工团队，使福音与全人关怀得以深耕于最偏远的角落。

Silvia 一名全时间服事于特立尼达TIPNIS的宣教士。

（本文撰写过程，部分内容经人工智慧（AI）工具协助整理与整合，并由作者进行编修、审阅及内容确认。）

图/文：蔡颂辉

神在宣教路上教我的那些事（2）

走过近30年的宣教岁月，蓦然回首，看似做了不少事，但内心最觉珍贵的，莫过于看见自己在一次次的经历中成长、蜕变与成熟。更令人期待的是，我知道未来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惊喜，神将继续引领前行。在此，我想继续数算这些在宣教路上捡到的生命珍宝。

六、观察与聆听，与服事同等重要

宣教士多半怀抱满腔热血，恨不得能马不停蹄地做工。毕竟“庄稼已经熟了，工人却少”，眼前更有无数灵魂正滑向失丧的深渊，还有什么比这更十万火急的呢？再加上背后支持的教会、差会的报告，总得让人看到一些果效与成就吧？否则，若奉献者觉得徒劳无功、不再支持，该如何是好？

然而，在跨文化的宣教服事中，有时真的欲速则不达。单单学习语言就已极具考验；即便掌握了语言，也不代表能真正融入当地。要深入理解并习惯另一种文化的思维、传统与礼仪，所需耗费的时间远超乎想像。况且，新手心中难免会有抗拒心理：“为什么非得这样穿？这些礼节背后会不会有异教色彩？这些食物真的能吃吗？这跟传福音究竟有何相干？”理论上或许没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却唇齿相依。文化适应不仅是为了用当地的语言表达福音，宣教士展现出的谦卑态度，更是让当地人看见、感受并经历到福音。

在能带领他人改变之前，宣教士必须先容许自己被改变。在急着开口宣讲之前，先学会俯身观察与聆听，因为唯有经历过“道成肉身”的谦卑，福音才有触动灵魂的深度。

七、每一项挑战都是未来的伏笔

你此刻所做的事，可能不仅是为了当下，更是神为你将来意想不到的服事所作的铺垫。因此，无论在何种领域，都当竭力学习、广泛操练，或许有朝一日就能派上用场。

过去几年，我最为人熟知的服事之一，是担任《华人启发》系列影片的主讲人。当初我与该机构素昧平生，至今仍觉得能参与其中简直不可思议。这固然是神莫大的恩典，但仔细分析，这与我过去的积累环环相扣。这包含了我的绘画底子（因为他们最早找我是为了绘图）；也包含我的华语发音（身为马来西亚人，我在宣教初期为了能与各地华人打成一片，曾苦心矫正口音）；更与我多年来投入媒体事工、尝试线上《启发》课程息息相关。受邀之后我更惊讶地发现，自己过往许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经历，甚至是年青时的糗事（例如在华神把女儿弄丢），竟都在这项事工中成了宝贵的素材！

我想说的是：切莫画地为限。只要有机会就去学习，凡受托付的事就全心全意、精益求精地完成。心中若有感动或想法，不妨勇敢尝试，即便失败了，也胜过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遗憾。你永远不知道，神会在未来的哪一天，让你过去的累积突然开花结果。我深信，在事奉的路上，没有一丝努力是白费的；即便有些经验至死未派上用场，那段摸索的过程也早已成为神塑造我们品格的珍贵淬链，所有的付出终将被神记念。

上帝从不浪费祂门徒所流下的每一滴汗水。今日的磨砺，都是祂为明日埋下的伏笔；而未来的服事，终将成为这一切预备的揭晓。只要全心以赴，每一条曲折的路，最终都会通往祂荣耀的命定。

八、若非必要，切莫轻易离开

我曾就这个课题在《华传》77期撰文探讨。如今重提，是因为这种现象在当代极为普遍，甚至被奉为理所当然——工作不顺就辞，服事不顺心就放，工场遇到瓶颈就换。现代文化强调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委屈留在不适合的地方。坦白说，这话确有几分道理，我自己也曾因身处不适合的岗位而向差会提出调职，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轻率？我当年提出调职时，已在该岗位坚守了七年之久。

许多生命的功课，唯有在坚持与耐性中才能汲取。我们需要时刻察验自己的内心：频繁地更换环境，究竟是在勇敢寻求突破，还是在逃避问题？我们是否对服事工场怀抱着过度完美的幻想？在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里，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地方，也没有百分之百顺心的事工。每一道棘手难题、每一位不易相处的同工，都可能是神用来磨炼我们、提升我们生命的管道。关键在于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绝非拔腿逃跑、逃避现实。

九、舒适圈，从来就不是神的终点站

这是我过去这一年最刻骨铭心的体会。坦白说，到了2025年，我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舒适圈”。我称之为舒适圈，并非因为工作变得轻省，而是我已完全适应那个岗位，不再感到挑战与焦虑。当时我经费不阙，不必再处理琐碎的人事与行政，差会更给予我极大的自由去安排事工。我沉浸其中，无比享受。

然而，就在我准备好好执行这“完美计划”时，突如其来接到了“国际关怀协会”创办人和会长的先后来电，邀请我接任下一任会长。我的第一反应是本能地拒绝，这种抗拒的心态持续了一整年。我觉得这非我所愿，更自认缺乏相应的能力。

但神并未就此罢休。在一万公尺的高空中，神深刻地翻转了我的心思：“你总是看自己没有能力，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或许正是神的旨意？若是神的旨意，难道你不相信祂会亲自成就祂的工吗？”

那一刻，我才福至心灵，开始认真地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当我冷静下来审视会长的遴选条件时，我和身边知情的属灵同伴都惊讶地发现，那些条件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于是，我只能战战兢兢、顺服接下重任。

如今，原有的“舒适圈”烟消云散。筹款预算大幅遽增，事工与压力倍增，且身为会长，再也无法避开那些我不擅长的领域，一切必须重新学起。我只能谦卑地对主说：“主啊，我接下了，接下来就全看祢了。”

舒适圈也许是服事者的避风港，却也可能成为信心的坟场。神拆毁我们的安逸，是为了让我们在“无能为力”的尽头，亲眼看见祂“无所不能”的开端。

十、最大的挑战，往往来自我们内部

这一点与上一点息息相关。宣教路上固然充满了层出不穷的外在考验——经费短缺、支持匮乏、语言隔阂、文化冲击、人际冲突乃至政治与卫生危机……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挑战。但深入剖析便会发现：最难攻克的堡垒，往往在我们内心深处。一旦突破内在障碍，外在的风浪便不足为惧。

何谓内在的挑战？它常以各种姿态现身。首先是信心不足。如前所述，当我过度聚焦于自身的能力，只想留在可控的范围内，对于超出能力的差事便心生抗拒。然而，若服事主只凭眼见与能力，我们哪里还需要信靠神？真正的信心，绝非对自己有把握，而是对神大能的全然信靠。

其次是墨守成规的观念。当世代交替、变革来临，我们常在习惯的模式中挣扎——敬拜是否能用现代乐器？聚会能否转为线上？服事能否结合AI工具？流程是否需要弹性调整？这些争议往往源于我们习惯了既有的模式，不知不觉将“作法”当成了“真理”。

再者是成败包袱的捆绑。过往失败的阴影会挫伤我们的锐气，使我们投鼠忌器、不敢再试；而昔日成功的经验也可能让我们固步自封，即便时代与对象已变，仍按图索骥，失去了更新的动力。

此外还有狭隘的眼界、有限的认知、异象的缺失……这些内在枷锁，常在不知不觉中绑手绑脚，阻碍了我们更新与突破。因此，要胜过宣教路上的挑战，除了客观评估环境，更需要在神面前战战兢兢谦卑剖析自己，求神光照我们的内心。愿我们不让自身的软弱阻碍了神的大能，使我们终能成为福音自由流通的洁净器皿。

宣教是一场生命塑造生命的旅程，我们所献上的不只是事工，更是自己的全人。愿我们永不停止成长，甘愿走出舒适，让神持续更新我们的生命，成为祂传递爱与希望的器皿。

蔡颂辉 CMI 副会长/候任会长，华传前宣教士和特约作者。

从职业观探讨宣教工场的神学教育(2)：不同文化的工作观，如何塑造当地教会对牧职的理解

仁青

一、引言

毕业典礼，总是一个交织着欢笑与泪水的日子。记得那年，欢呼与掌声此起彼落，台下的反应格外热烈，因为有一位女生一次又一次上台领取不同学科的学术奖项。然而我们知道，她毕业后将被差派到一个资源匮乏的乡村教会。

在神学院师资长期短缺的情况下，这位学术能力出众、性情温和、灵命成熟的姊妹，原是将来能够承接棒子的理想人选。然而，众人亦明白在当地社会文化中，她即使受聘于神学院，亦多从事行政或支援的工作。而在教会，亦普遍期望由弟兄领导，姊妹要成为教会领袖，甚或带领牧者实属不易。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每年的新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为女生。

每次我述职时，都难免需解答以下疑问：神学院年年皆有毕业生，何以当地教会仍然长期缺乏牧者？这是否反映了某种落差？

这个提问背后至少牵涉两个层面：神学教育本身是否存在有待补足之处，及神学生的呼召是否值得重新检视及把关。承接上期，教会不应将牧职平面化为“职业”。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考虑容易被忽略的视角：当地文化如何理解“牧职”？对于牧职，信徒实际上会有何期待，又会联想到哪些与文化因素相关的内容？神学教育作为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教师们必须考虑神学生与教会的思维，才能有效地培育教会未来的属灵领袖。

二、宗教人员的社会地位与牧职

约20年前我初抵宣教工场时，当地社会的宗教风气仍相当传统。许多家庭视男孩出家为僧为人生必经阶段，即使只是一两年的短暂修行，都能提升男孩的社会地位，为整个家庭带来荣誉，父母也会因儿子出家收获功德，在孝道、社会尊崇等观念上得到肯定。成为僧侣能在寺庙得到教育，高僧更被视为知识与智慧的象征，透过执行宗教礼仪将个人与社会群体紧密连结，使他们在社会中享有极高声望。

然而，随着社会开放，教育日渐普及。出家为僧已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男孩亦不再将出家视为必然。这种社会及宗教的变化，无形中影响了当地人对宗教神职人员的认知，甚至在神学院的收生反映出来。在社会开放初期，许多乡村教会乐于差派学生修读神学，视为进深信仰知识的机会，当时神学院毕业生由于知识与眼界，在社会中亦具有一定的认受性。而因应私立高等院校日益增多，年轻人在城市地区有更多的升学与就业选择，宗教机构带来的教育优势与及“向上流动”的吸引力亦逐渐减退。

三、职业核心价值与牧职

“工作”在各地文化亦带有不同的核心价值，包括该职业的收入水平与社会地位、其安全与生活稳定性等。这些关于工作意义的文化条件，直接影响当地信徒对教会工作的理解。

对于宗教条例较为宽松，经济条件相对优渥的地区，即使牧职收入不高、晋升空间有限，但所带来的整体生活条件仍算稳定，足以缓冲经济上的不确定性。然而在部分宣教工场，牧职除了要持续面对教会奉献的经济压力，牧者甚或因信仰而失去社会认可与经济保障。有些差派地以本身的社会背景及经济条件，期望工场的牧者长期只强调“牺牲”、“舍己”与“属灵领袖责任”、却鲜少论及具体现实的需要，实难以长久维系对牧职的投入。此外，事工的果效未必容易看见，亦会令牧者感到呼召缺乏足够的意义与群体肯定。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他们对事工投入的信心，也可能动摇其持守牧职的意愿。

四、个人或集体主义社会与实践呼召

在个人主义程度较高的社会，职业更强调个人的选择，信徒往往将领受与实践呼召，理解为带来自我心理满足的信仰实现。然而，在那些重视集体与家族结构的宣教工场，家族对于成员的婚姻、生育、或职业选择，都能有着强烈参与权。年轻信徒在这种期待之下，若因信仰选择而影响他们的物质回报或社经地位，可能被视为忤逆长辈甚至整个家族，带来沉重的心理压力。

事实上，不少神学生最终会因应家庭的期许作出某些妥协，例如与未信者结婚，或在毕业后投身主流社会工作同时作教会领袖，而非全时间投入牧职。面对当地的社会处境，我们不应简单地将这些选择视为“违背呼召”，反应尽力与他们同行，在信仰与伦理责任之间寻求平衡，盼望他们能在教会长远事奉，又能在家里为基督作美好的见证。

五、小结

这两期，我们尝试用不同的向度了解“职业观”对宣教工场的影响。一方面我们需要正视若将单纯视为“职业”潜在的危机，但同时亦需要了解文化脉络中有关职业的价值观，包括性别的角色、宗教职业的地位、职业的核心价值，以及集体主义文化等，都无形而实在地模塑了信徒对牧职呼召的理解。宣教士唯有正视当地的处境及体谅信徒面对的挑战，才能培育出能在当地持守呼召、长期委身牧职的属灵领袖。

仁青 华传宣教士，多年来于香港、柬埔寨参与神学教育工作。

宣教导向夥伴的暮年关顾

胡惠强

华传已经走过30年的成长历程。这是一个相当年轻的机构，但机构宣教士的平均年龄，却已逐渐趋向“老练”。“华传30大团圆聚会”，聚集了不少并肩作战多年的将士们。许多面貌免不了留下岁月的痕迹，却也在世界各地留下了美好的事奉足迹。颁发长期服务奖的典礼上，“退休”一词，浮现在一些同工的脑海中。身处于这阈限状态的我，已开始窥探其门径，初步探索这一课题。这篇短文浓缩了我的阅读心得，愿与各位宣教导向的伙伴们戮力同心，切磋琢磨。

退休再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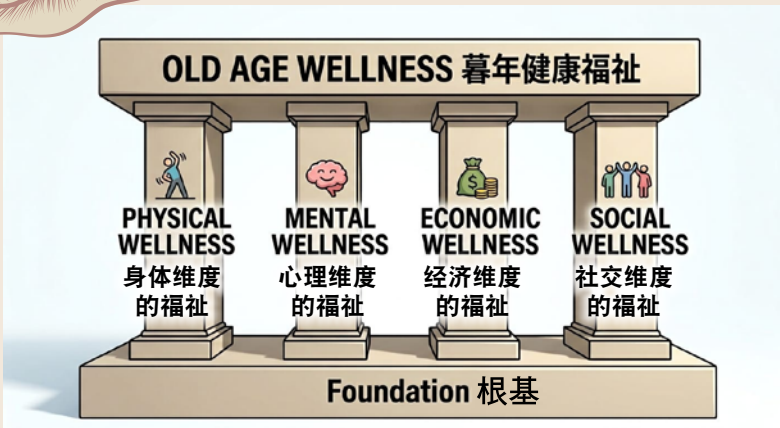
根据网路数据，全球平均寿命为73.8年，发达国家则超越80年。若从65岁开始算起，10至20年不算是短暂的时间，确实可以做许多事。我请Gemini按字面帮我拆解“退休”一词。它的答覆是“退：退出、退位、退后。指从高强度的职场风云和岗位责任中退下来，把位置留给后人。休：休息、休养、休整。字形上是人靠在树木旁，代表一种放松、调养、享受闲暇的状态。”当年创会元老在工场行事守则中指示“宣教士无论在哪类型教会事奉，须紧记他的身份是宣教士，不是当地教会的牧师。因此，他主要的工作应是领人归主、训练门徒、培养当地信徒，使他们能尽早负起自治、自养、自传的责任。”守则基本策略5Es中的最后两个Es，既是Enable（成全、使能），以及Empower（赋能、授权），就是指示同工们安排交棒，以让事工和属下同工有空间、有自由度、有资源、有条件去发挥。“退”给我们机会探索上帝新的带领，为暮年的服事尝试新的轨道。

“休”则需要维持平衡，一方面承认自己体力已经不如往日。有一本我曾阅读的书以5Ds形容暮年，其中三个Ds是Decay（衰退），Decline（下降），Disease（疾病），整体状况已经不允许我们继续奔驰不休，但另一方面不能无所事事，隐藏起来，以致日子过得空空荡荡，久了就要生锈。新加坡卫理公会前会督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M. Solomon）牧师在他的著作中写着：“为什么上帝今天还让我活着？首先，祂在生命中对我的塑造还没有结束；其次，祂想要借着我所成就的工作也还没有完结。”

退休不是生命的句点——不是从生命中退休，而是在新的生命阶段里重新点燃激情。正如《人生下半场，更精彩！：四把金钥重启人生，创造美好老后》（Refire！ Don't Retire）一书所提醒的：“莫从生命里退休，要在新生命里再燃激情。”

暮年健康福祉（Old Age Wellness）

根据我概览性的阅读，暮年健康福祉包含四大项目：（一）社交维度的福祉（Social Wellness）、（二）身体维度的福祉（Physical Wellness）、（三）心理维度的福祉（Mental Wellness）以及（四）经济维度的福祉（Economic Wellness）。在第88期的华传季刊，我着笔写了〈宣教要理财〉，提醒宣教同工们及早规划退休后的经济需要，建立多元化可持续性的被动收入。



即使在经济上做出了妥善的处理，这四大项目（该形容它们为四大支柱）却是互相牵动，相互影响。举例来说，若没有健康的身体，肯定在医疗项目开销大。若离开了工作圈子，少了同事圈子，却没有刻意探索新的友谊圈子，我们要预防掉入“孤独循环”（Loneliness Loop），以致心理健康受到影响。这四大支柱不仅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更是深度相互依存的。它们构成了一个动态且紧密相连的生态系统。如果其中一根支柱变弱，就会导致其他支柱也陷入失衡（有如多米诺骨牌效应）。反之，增强任何一根支柱，都能对其他部分起到巨大的带动和提升作用。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非常在意头衔，多年来上帝教导我看淡它。有一天我们都要放下“牧师”、“主任”、“博士”、“领导”、“宣教士”等等头衔，主耶稣看重的是“朋友”（约翰福音15:14）、“仆人”（马太福音25:21），及“儿女”（约翰一书3:1）。倘若失去

头衔、地位、身份等对某个人来言是项挑战，又必须在暮年寻找替代，这人确实需要在心理维度福祉这方面多下功夫。

那么这四大支柱的根基又是什么呢？我建议建立以下这四大根基：（一）扎根于主，（二）与主相交，（三）常存主爱，（四）尊主为大。放下所有责任与重担后，让主成为暮年的至宝，预备自己朝见主面。

埃里克森（Erikson）八大发展阶段之第八阶段——成年晚期

年轻时期，我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透过尝试、实验（Experiment）探索并表达内心。到了中年，我们开始重整（Consolidate）；暮年，则是我们回顾与检讨（Evaluate）的时候。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所说的第八阶段，其核心冲突是“自我整合与绝望”（Integrity vs. Despair）。“整合”意味着一个人接纳自己独特的人生轨迹——那是一条上帝所赐、为我们量身定制的恩典之路。

我们坦然面对过去所作的选择；就宣教士而言，我们选择了放下自己的权利。我们正视失败、成就与遗憾，不再执着于“如果当年……”、“早知道我……”。我们确认自己的生命是充实、有意义的，并且已经尽了当尽的责任。

它的负面状态是“绝望”。这个人发现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未完成的心愿，曾经作出重大的错误选择，因而流露出极大的悔恨、愤怒与不甘。他往往对当下充满抱怨，对上帝、对亲人、对配偶、对某些人，甚至对某种体系或结构，都满怀怨言。

杰克·尼克逊在影片《遗愿清单》（Bucket List）中饰演一名脾气古怪的富豪艾德华。艾德华有一项隐藏的清单是“亲吻世上最美的女孩”。戏中有一幕，他不吃医院供应的伙食，却由助理从外面买进高档饮食；同病房的卡特吃的却是一般伙食，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艾德华虽然富有，却并不快乐。卡特有家人来医院探望，艾德华却没有。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自己的女儿。卡特过世后，艾德华终于鼓起勇气，去探望多年来不愿见他的女儿。当女儿开门接纳他，并抱出他从未谋面的外孙女时，艾德华轻轻吻了小孙女的脸颊。原来，世上最美的女孩，不是什么超级名模，而是自己的孙女。

艾德华在临终前重新检视自己，并愿意作出改变，使自己一生不再留下遗憾，也因此改写了他的家族剧本（Rewrote his family scripts）。

佩克（Peck）老年期三大发展任务

佩克在埃里克森所建造的基础上，进行了更细致的深化。佩克认为一个人在老年期面对三个核心的心理发展任务（Developmental Tasks）。一个人能否实现健康的心理适应和幸福的晚年，就要看他能否成功应对这三项任务。

任务一：自我分化与工作角色关注

Ego Differentiation vs. Work-Role Preoccupation

退休带来身份的改变。我们习惯以职业来定位自己（我是宣教士、我是牧师、我是传道人……），退休后，这些角色也随之淡出，角色所赋予的价值感也可能随之而去。暮年宣教士需要进行自我分化的功课，也就是在工作角色之外，重新寻找自我身份的认同。成功转型者会寻找新的嗜好，参与社区服务，培养新兴趣，并在家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一些同工退休后，或许需要成为家中长者的照顾者。

他不再沉溺于过去的工作角色，以致感到自己无用，甚至觉得失去了价值。

任务二：身体超越与身体关注

Body Transcendence vs. Body Preoccupation

去了数次综合诊疗所看病，我大概摸着了医生会如何回复我对病情的询问："你年纪大了"、"这是老化的一部分"、"如果你不愿意开刀，就要做物理治疗"。无可避免的事实是，随着年龄增长，不止身体多出问题，外貌也产生变化。"身体超越"既是学习克服身体的局限，将注意力转向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和情感满足，不刻意遮掩身体衰老的痕迹，接受身体变化乃是自然规律。

任务三：自我超越与自我关注

Ego Transcendence vs. Ego Preoccupation

第三个任务与面对死亡有关。一位牧师在他的著作中形容，死亡就如一个人走到登机闸口，只有自己能够通过闸口，回头向亲人挥手道别。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没有选择地领受了生命，也必然无从选择生命终将结束。超越自我的暮年，一方面接受生命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也盼望为后代或社会留下生命的延续与影响。

这让我想起史提夫· 葛林（Steve Green）的诗歌〈薪火永传〉（Find Us Faithful）：

愿所有走在我们后面的人，都发现我们至死忠心
Oh, may all who come behind us find us faithful
愿我们虔诚的火光，能照亮他们的道路
May the fire of our devotion light their way
愿我们留下的脚印，能引领他们选择相信
May the footprints that we leave lead them to believe
愿我们活出的生命，能激励他们顺服跟随
And the lives we live inspire them to obey
愿所有走在我们后面的人，都发现我们至死忠心
Oh, may all who come behind us find us faithful

走过30年的并肩作战，暮年的宣教士正站在从工作角色走向“自我整合”的阈限关口。宣教导向伙伴的暮年关顾需要平衡社交、身体、心理与经济的四大福祉。在面对身体与身份转变的暮年，与主耶稣的紧密联系和同在同行不容忽视。退休并非生命的退场，上帝新的带领可再燃事奉契机 。

最后，我以“老年人的祈祷”作为勉励：

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
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
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
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诗篇71:9，18）

胡惠强 华传宣教士关顾统筹

瞥见一隅：

幸福的国度——不丹

豪杰

不丹和尼泊尔，很多时候都会同框出现在亚洲国家介绍里——两国都是以喜玛拉雅山脉跟中国分隔、其余三面被印度包围的“神秘山国”。地缘上，她们的距离相当靠近，但国土始终没有接壤。面积与台湾相若，人口不到90万的不丹，独特的藏传佛教文化本已使她在世界舞台上别树一帜……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因“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理念被提出，才逐渐在国际间广为人知。

“国民幸福总值”于1972年由当时的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Jigme Singye Wangchuck）所倡议。他所提出的理念，是强调人类社会真正的发展，不应只着眼于经济成长，更在于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同步发展。坦白说，放在当时国际形势之下，一个小国的元首能提出如此超前的理念，实在可谓石破天惊。不丹衡量“幸福”的标准，主要涵盖四个方面：一是平等、稳固的社会经济发展；二是文化价值的保护与传承；三是自然环境的保护；四是高效管理制度的建立。说破真相，这套“幸福”理念的背后，多少带有以环境保育与文化传承为外衣的政教合一色彩——全国上下以藏传佛教信仰与文化为根基，不与人拼经济，也不与人比先进；每天看着崇山绿林、寺庙香火，安然活在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节奏中，于是也真心相信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这或许正是所谓的：“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正因这种生活模式，外界不断为这个“幸福国度”加持，不丹便被誉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Photo by Pema Gyamtsho on Unsplash

不丹天然资源丰富，为其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提供了“幸福”的重要基础。多年来，不丹透过向印度出口水力发电，以及向大多数国际游客征收每人每晚100美元的“永续发展费”（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ee，SDF），取得重要的外汇与财政收入。水力发电与旅游业，也因此成为支撑不丹经济的重要支柱。然而，“幸福”的背后，是相对缓慢的发展。不丹长年都在“最不发达国家”榜上有名，直至2023年才获联合国把这标签除掉。不丹与现代世界接轨的时间相当晚，带有迷雾般的神秘色彩：直到1999年，卫星电视和外国电视频道才正式进入不丹；2006年，该国才出现首批私营媒体。甚至到了2023年，英国歌手红发艾德（Ed Sheeran）才成为首位在不丹举办演唱会的国际歌手。在严格的社会、媒体与旅游管制之下，传统的政治与宗教体制自然得以受到高度保护，相对稳定。然而，这样的环境也使潮流文化难以突破传统价值所筑起的高墙。更不难想像，在这种政教高度融合的体制基础上，若要促成这个国家在信仰上的转变，必然面对重重阻力与障碍。

自19世纪末起，来自印度的英、美传教士开始北上，透过医疗与教育工作，逐步撒下基督教福音的种子。然而，基督教始终被视为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宗教，也因此长期引起统治者的警觉，担心福音传播会冲击本土佛教传统与既有的社会秩序。因此，基督教传道工作长期受到限制与边缘化，不得不走“地下路线”；至于国家的政治与宗教核心地区，更几乎不可能越雷池半步。基督教会的发展逐渐趋于稳定，始于宣教士的本土化。一些不丹人赴海外留学期间信主，学成归国后成为本土传道人；一些则是来自尼泊尔、后来移居并取得不丹身份的基督徒，只要以“私人信仰”的形式在家庭或小型聚会中实践信仰，通常较少受到限制，福音得以传播。

教会透过社区互助、帮助贫穷家庭，取得了一定的尊重与肯定，也在节庆准备传统食物

Photo by Unma Desai on Unsplash

与邻舍共享，成功把信仰本土化。虽然这样的作法未必能获得广泛认同，但至少能在避免正面冲突的前提下，为信仰的延续与发展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在国家法律严格规范下，基督教的发展空间十分有限：公开传道受到明确限制，申请兴建教会或遭到拒绝，租借场地举行聚会或面临骚扰；在学校或职场中因信仰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情况，似乎司空见惯——宪法上提到的宗教自由，往往充塞着自由解读的落差空间。又或者，基督信仰所强调的竭力追求、及“开到水深之处”的生命实践，都可能被视为对既有文化的挑战，随时以“破坏文化和谐”之名，面对额外的限制与特殊对待。基督所应许“丰盛的生命”，在已经很幸福的不丹人眼里，显得不甚吸引；在环保与文化包装、政教合一本质之下，教会的牧养与信仰见证，常是步步为营。现阶段，不丹的基督教会或许仍只能透过教育、医疗与社区关怀等方式，逐步建立并巩固其在社会中的位置，或需要依靠本土牧者的协调，以较为低调、近乎“半地下式”的私人聚会形式维系信徒群体，避免被过度控制和打压，保存发展空间。

也许，另一场看不见的刀光剑影早已悄悄展开：面对现代化与多元文化的冲击，今日的不丹已成为一个充满文化张力、同时面对变革考验的国家。毕竟，新一代有自己的想法，政权若仍试图以传统与文化保护作为治国的核心，谈何容易？本土基督教会如何预备自己迎接这一波未来的浪潮，是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与思考的课题。

绿色国度系列

看一切都甚好

陈末

2024年七月我们进入第四个任期，相较于前三个任期，我们感觉轻松很多。莫训和阿菲雅的村子学校不断完善，即使经费仍有不足，但他们也学习去募款。我们只需要在他们有困难时给予支持。我们学习更多的放手，让他们学习倚靠神，也学习自己去面对问题。毕竟，我们都得自己交账，没有人可以代替我们去面对神。

以利亚和苏梅拉在克什米尔的事工维持一年两次的短宣，他们更多地带领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参与，自己存钱，也学习募款。我们也从原本全额支持经费，改为承担不足的部分。他们成长了很多，也更加掌握传福音的技巧。他们也会回访曾经拜访过的家庭，花时间陪伴并坚固他们。这对夫妻很认真地在这个地方扎根，因为建立山上教会是他们从来不曾放弃的使命，而我们是蒙福的，能在他们的事工里有份。

2025年，我们想帮助更多M国的基督徒，可以转化成为像莫训、阿菲雅或以利亚、苏梅拉一样的使徒，愿意传福音给M民。于是，我们在基督徒区成立福音中心，开始儿童事工，期待未来也能接触青少年和妇女。今年初，我们也规划了圣经班和妇女祷告团体，然而，福音中心的房东因为家族问题被告，至今还在监牢里，福音中心也被他的弟弟占据。忽然间，好像所有的一切都归零了……此外，同工莎娜的软弱让我们感到很失望，但神借着代祷者的一句话，助我们重新燃起盼望，他说："莎娜会改变，神要用她。"

是啊，神要用她，所以我们不能放弃！

感谢主，让我们相信，终有一天莎娜也可以成为传福音的精兵。主也提醒我们，需要用祂的眼光来看一切，看一切都甚好。

十年的宣教让我们更加成熟，也更加勇敢。对于那些没有成果的事工，我们明白也渐渐接受，不是所有的事都必须看见成果，重点是尽力了就好。

期待下一个任期，北部山区也应该要有一个据点。求神兴起更多人为M国祷告，一同看见M国的翻转！

蓄势待发

或向左或向右

陈睿泽

带着对神单纯的敬畏与爱慕的心，我回应了天父在我生命中的呼召，也负起身为神国子民相应的责任。

感谢主，因着圣灵的带领与教会的成全，我来到了非洲。结合散聚华人与本地事工，在当地，我除了负责敬拜与带领青少年外，也在当中扮演不同文化、不同群体间的桥梁，成为福音与爱的管道。

我们服事的群体主要是来自贫民窟的孩子们，因着战乱、腐败的行政体系，饥饿、贫穷等不同原因，他们失去生命原有的光彩。我们邀请他们来到宣教中心，一起敬拜、游戏、分享神的话语，也读读故事书。此外，我们也会透过“移动图书馆”的方式走入社区，与本地教会配搭，进入孩子们的生活圈，陪伴、关怀并持续跟进孩子及其家人，让福音的爱走进社区、走进家庭。

若有机会，我们也在不同的外展事工中，带领学生走进偏乡学校参与服事与短宣。在陪伴与同行的过程中，与他们一同学习、成长，见证生命的转化，也重新在他们身上看见自信与笑容。

为了加深对非洲与不同文化处境的了解，我到肯亚进修宣教学硕士。过去这两年，各样的机会与经历不断扩张我的眼界与心境。我亲自走访不同的地方，聆听人们分享自己的故事、遭遇与生命见证；过程中，也更深看见前线服事者所面对的挑战、挣扎与不容易。

这让我对信仰有些反思。慢慢地，我开始更深地认识非洲教会所面对的处境，以及福音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也越来越明白，当他们面对伊斯兰势力或武装暴力的侵扰时，真正需要什么，我们又该如何陪伴他们、与他们同行。考量到文化、语言等各方面的挑战，为了能有更好的学习与服事品质，经过一番讨论后，我计划于九月底再次回到乌干达。透过线上学习的方式，在当地进行实习与实务参与，同时展开我的论文研究。

需要大家代祷的是，过去几天，我陆续在群组中收到一些消息：有台湾护照持有人在乌干达入境时遭到扣留、签证被取消，被强制更改机票并要求离境的情况。随后，外交部也证实了这些事。不同于先前在肯亚的经历，虽需往返调查局与移民局处理相关事宜，最后仍能顺利出境……相较之下，这一次乌干达的情况显然更加复杂，双方关系也紧张许多。

什么时候回到乌干达？毕业之后，是否继续留在非洲，还是转往另一个工场？眼前的危机，究竟是危机，还是神所预备的转机？不论环境如何变动，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愿我不被环境所限制，为即将亲眼见证祂奇妙的作为而感到兴奋！

或向左或向右，深愿我能专心定睛在神身上，遵行祂话语，紧紧跟随。

踏上宣教路

约沙法

在看不见的地方，预备了一切

说到宣教之旅的启程，事实上，神早已在我国预备我们了。2011年大学毕业前，我有机会参加三场教会主办的培灵会。我放弃了在东部富裕城市工作的机会，献身于上帝，转而前往国内西部服事少数民族的大学生。那是我第一次踏上宣教之路。

2017年，我们回到家乡教会学习神学。2019年，我和妻子有机会随同一位年长牧师前往印尼短期宣教。当时，我们面临两大难处：一是旅费。我们祷告："主啊，如果你愿意让我们前往，请帮助我们。这事，我们只和祢说，和祢求。"神垂听了祷告，一位刚从海外回来探亲的兄弟，资助了我们所有的费用。 第二，是孩子们。两个孩子都还很小，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带他们去那里不甚方便。该怎么办呢？我们祷告——有一传道家庭，愿意帮助照顾两个孩子一周。

也就是在那，我们看到印尼有非常大的禾场和机会。神若呼召我们，我们愿意作主器皿，听祂差遣。我们祷告了好几个月，心中感到平安——于是我们踏出了宣教第二步：海外宣教。

原本打算在2020年初完成装备后立刻前往工场，但新冠疫情爆发，打乱了计划。我们留在母会服事。2023年，政府宣布疫情结束。我们开始向印尼大学申请签证，同时学习语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面临了重大挑战。其中一个挑战是疫苗接种。印尼大学要求每个人必须提供两剂疫苗接种证明。由于我们不在医院、学校或公司等需要接种疫苗的单位工作，孩子也一直在家自学，过去从未有任何单位要求我们接种疫苗。加上我们自己一直认为，不接种疫苗或许对我们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第一次申请就卡在这里。因此，我们一直祷告，希望印尼政府能正式宣布疫情结束，并不再将疫苗接种作为申请的必要条件。

三个月后，当我们第二次提出申请时，问题依旧。"主啊，我们应该接种疫苗吗？"这个问题在心中不断挣扎。我们虔诚地祷告，寻求上帝指引。有一天，我甚至独自上山，整夜祷告。

我们也与一些长辈和同学交流、寻求意见。经过一番祷告与思考后，我们回到信心的原始点，相信生命与身体都掌握在上帝手中。于是，我们作出了决定，去接种疫苗吧！

疫苗中心的工作人员感到困惑："疫情都结束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接种疫苗？"我顺利接种了一剂疫苗，其他人却因为刚感染过新冠病毒，暂时无法接种。有人甚至建议我们无需告诉工作人员曾经感染过新冠，但那意味着说谎。一番挣扎后，我们最终决定诚实面对，不以谎言来解决眼前的困难。

眼看这第二次申请的截止日期快到了，又快要错过了！心急如焚。

有一天，我和妻子一起祷告，却突然感到深深的无力：祷告有用吗？神真的在乎我们吗？那一刻，我们不想再祷告了，整个人陷入困惑与低落之中。没想到，后来我无意间打开电子邮件，竟然发现一封来自印尼大学的通知：印尼政府已经废除相关防疫政策，不再要求接种疫苗！

那一刻，我们再次看见，上帝早已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预备了一切。

一夜之间，困扰我们许久的问题竟然迎刃而解。我们顺利提交了申请文件，于2023年9月中旬踏上前往印尼的旅程。

禾场随记

一副眼镜的奇迹

海平

在宣教的道路上，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情景——人们带着病痛而来，却带着笑容离开；他们以为需要的是医药，最后却得着了恩典。

有时，神的医治不是轰烈的奇迹，不是山崩海啸般的显现，而是一个小小的动作、一副旧眼镜、一句柔声的祷告。祂的恩典像晨露，无声地落在最乾涸的地方，让心重新柔软、让眼重新看见光。

这一个老爷爷的故事，就发生在教会不远的一个小村口。

感谢神的老爷爷

在村口的一间简陋木屋里，住着一位79岁的老爷爷。他个子瘦高，背微微驼着，但每个主日总准时出现在教会门口。无论烈日还是暴雨，他都会双手合十，满脸笑容地说对大家说："感谢耶稣，感谢神。"那声音虽微弱，却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

他第一次来诊所的那天，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脖子上围着柬埔寨特色的围巾格罗麻（高棉语：ក្រមា），是一种柬埔寨传统服饰，满脸皱纹却神情安详。他坐在我们桌子的对面说自己的眼睛多年乾涩、刺痛，常常红肿，看不清楚东西。以前还能骑摩托车出门，如今连认人都模糊了。我们为他测量血压、血糖、血氧。除了血压略高一点，其余都正常。脚也没有麻木，伤口很快结痂愈合。这排除了糖尿病引起的眼疾。于是我们给了他一些眼药水，叮嘱每天使用，并请他下次再来复查。临走前，他一再双手合十："感谢

耶稣，感谢神。”那一刻，阳光正照在他背上，仿佛神的手轻轻抚过。

看见光的那一刻

几天后，他又来了。步伐比上次轻快些，眼神里有一丝亮光。我问他：“最近眼睛怎么样？”他笑了：“好多了，不那么刺痛了。”

我们拿出几副太太过去戴过、度数不同的老花眼镜，让他一副一副试戴。戴上度数较高的那一副时，他突然大喊：“看清楚了！很清楚！”那一刻，整个诊所仿佛都安静了下来——那不只是一个医学上的瞬间，更像是一个灵魂重新被光照亮的时刻。他笑着说，自己一直以为，是命运让他看不清这个世界几十年，没想到，原来只是眼睛老花了。一副不起眼的旧眼镜，竟让他重新看见了世界，也重新看见了世界的色彩。

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浮现《诗篇》里的一句话：“祂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诗篇147:3）原来神的医治，往往从看似微不足道的地方开始——一副镜片、一点光、一个被重新看见的世界。

红椰子的礼物

今天早上我们诊所开诊，他又来了。这次，他驼着背，肩上挂着四颗又大又红的椰子——那是此地最好的红椰子。他笑着说，这是让孩子从树上砍下来，特地送给我们的礼物，感谢我们，也感谢神。

我们再次为他做了检测。血压依然有一点高，但眼睛已经完全不痒不痛。他指着外面的摩托车说：“我又可以骑车了！”又指着眼镜笑着说：“这个太好了！”嘴里不住地重复：“感谢神，感谢耶稣。”我们邀请他戴着眼镜为大家读一段《以赛亚书》。他戴上眼镜，声音颤抖却清晰：

“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必跳跃如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以赛亚书35:5-6）读到这里，他停下，眼里充满了泪，被恩典触摸的眼泪。看着他，我们都沉默不语，只能在心中说：“感谢主。”

恩典的光

看到他清楚地看见、能识字、能读出神的话，我的心里涌上深深的感恩。神的医治，有时并非轰烈的奇迹，而是静静的修复——祂用温柔的手，修复一个老人的视力，也修复他看待生命的方式。

他对我们说：“感谢神把你们带到这里，让大家可以方便地看病、也可以认识耶稣。这里像天堂一样。”那句话让我们久久不能平静。早晨的光透过窗洒在他的脸上，也照亮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桌上那四颗红椰子静静地躺着，闪着柔亮的光——就像神的应许一样饱满。神的恩典，常常以最朴实的形式，降临在最谦卑的人身上。

祂在这里，不在远方；祂在我们身边，也在那一副旧眼镜的光里。

窗内有光

SMALL POTATO

陈美玲

年少初中时蒙恩信主。离校后找工作，受雇于全香港最大型的公共汽车公司，在电脑部门工作，不经不觉过了17年。那些年不断学习成长，在公司为部门行政秘书，参与教会服侍担任执事，踏入婚姻为人妻，是一子一女的母亲。每个阶段都在学习寻求神、信靠主步步前行，相信和大家一样，在人生历程中满有新挑战、新功课。女儿出生后，我决定辞去行政秘书的工作，成为全职母亲。七年美好时光很快就过去——因家中经济所需，需重新投入社会工作。那时，教会长老告知，华传差会刚好有一个空缺，希望我能尝试。

那时的我对差传并不认识。2001年1月1日，我加入了华传香港办事处任职行政助理。过去所在的公司部门接近50人，如今来到新环境，团队只有两个人，竟有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在安静的环境中，学习差会的运作与财务处理，认识并支援宣教士，与海外办事处保持联系等等。我大开眼界——神的福音工作遍及世界，神的作为何等伟大！我能够参与这个团队，实在是上好的福分！

这个团队绝非一般商业公司的运作模式，因为我们深信，最高的领导者乃是主耶稣基督。同工与宣教士各按其职、各尽其分，在彼此配搭的过程中，一同感受神奇妙而真实的带领。无论是经历神在金钱供应上的不缺乏，聆听宣教士在工场上面对的种种挑战，或是彼此述说主恩，这一切都让我的灵命成长获益良多。

不妨想像一下，26年前的通讯方式是怎样的一回事。那时，往往要望穿秋水，才能收到宣教士从远方寄来的一封代祷信。字里行间，有服侍的喜乐，也有身处异乡的孤单与忧愁；有疾病的危险、旅途的危险，甚至盗贼的危险。然而，在这一切的挑战与不确定之中，信中却常常流露出对神奇妙保护与眷顾的感恩——一步又一步，有主同行。

心中一直很喜爱一个职分的名称，就是旧约中偶尔提及的“尼提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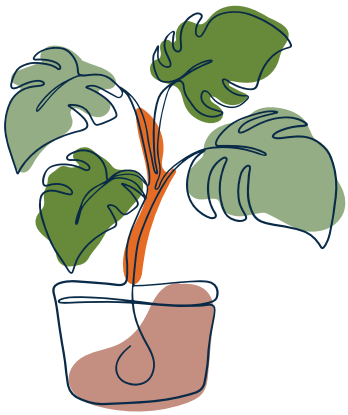
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以斯拉记7:7）

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都住在犹大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本省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的记在下面……(尼希米记11:3a)

尼提宁，是一群特别蒙恩的外邦人。因着愿意跟随并服侍以色列人，寄居在以色列人中间，被安排在会幕服事的行列中，承担最基层、最繁重的劳役。每当以色列人跟随神的带领，会幕需要拆卸起行；到了神所引领之地，又要重新搭建会幕，他们总是默默地背负、搬运会幕所需的材料，随着神的百姓一路前行。

尼提宁在圣殿中所承担的，往往是劈柴、挑水等艰辛而卑微的劳务，然而在神殿宇的服侍团队中，他们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一群。因着他们甘心顺服、忠心服侍，神也恩待他们，在自己的城邑中居住。反观以色列人中可拉一党，却不甘心摩西、亚伦居首领之位，起来挑战神所设立的权柄，最终招致耶和华的震怒，使地裂开，将他们吞灭。

现代人常以“Small potato”来形容公司里不起眼的小人物。回望自己在华传学习、参与服侍将近26年，我却一直很喜爱这个“Small Potato”的位分。在看似平凡、卑微的位置上，服侍、支援宣教士，与他们一同走在宣教的路上，并亲身经历神一次又一次奇妙的保守与眷顾，心中充满喜乐感恩。2018年，有机会亲自到工场探望宣教士，为他们打气，也更深地了解他们身处工场所经历的喜乐与困难，这成为我其中一个最大的得着。



学习谦和顺服，却不轻看神所赐给自己的位分；忠心坚守岗位，即使身处一些旁人未必能明白的处境中，仍然靠着主继续前行。在神一路的眷顾与带领下，我即将踏入“七旬老妇”的人生新阶段。感恩神预备了新同工加入，承接这份工作，而我也将从这个“尼提宁”的岗位上退下来。

我欣然迎接主所赐下的另一个灵命成长的新阶段，并期待祂在前面道路上所预备的一切。

陈美玲 加入华传香港办事处团队20多年，协助行政后防支援工作，将于今年底退休。

泥泞中的足迹

愿意隐藏的领袖——何斯德

路哈玛整理

上帝会预备一个人，
直到他够安静，够卑微，
然后祂才使用他。
祂训练某人安静到足够，
也要小到不行，然后祂利用他。

——戴德生（Hudson Taylor）

记得几年前听过一句话：如果一个人能活出甘愿渺小、甘被藐视、甘愿贫穷；愿意隐藏、愿意放手、愿意跟从的生命，那他一定特别蒙神的喜悦。是啊，这是一个多麽令人羡慕且散发 基督馨香的生命！从那以后，这三个“甘”，三个“愿”如显影剂下的相片显现在我的脑海中，成为那摆在面前值得去奔跑的属灵标杆。

直到最近，我才知这“甘和愿”属灵生命是“剑桥七杰之一”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的生命品质，他也是“戴德生的外甥兼接班人——中国内地会第二任总主任”。“百年老店”之称的中国内地会（从中国大陆撤走后，改名为“海外基督使团”），之所以长盛不衰且在圈内有好的口碑，跟有一个好领袖的生命息息相关。何斯德一生事奉的核心，乃是与神建立亲密关系，并持守稳定的祷告生活。这位在华服事60年的宣教士，几乎每日皆活在祷告之中。

何斯德生於1861年英国布莱顿，出身基督徒家庭，性格内向而勤学。17岁进入皇家军官学校，成为炮兵军官，前途原本光明。可是那时何斯德的信仰状况令人堪忧，耶稣的名字对他来说，就像一张泛黄的照片遗落在布满灰尘的角落里。

尽管何斯德在别人看来是人中翘楚，但他心里总哪里不对劲，内心深处有一块地方始终得不到满足，三年的军旅生涯简直乏善可陈。或许就在这一丝狭小的空间里，圣灵开始做工了！布道家慕迪（Dwight Moody）在当地举行布道会，圣灵触动他的心，他重新回转归主。那一刻，如同重新看见被尘封的光。其后在同学章必成（Montagu Harry Proctor-Beauchamp）[1] 的影响下，他逐渐萌生海外宣教的负担。

[1] 章必成（1860年4月19日—1939年），原名蒙塔古·亨利·普罗克特-比彻姆（Montagu Harry Proctor-Beauchamp），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剑桥七杰之一。他於1879年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883年获文学士。1885年加入中国内地会前往中国陕西汉中。1939年，章必成在中国他儿子的传教站四川阆中去世，安葬在阆中圣约翰座堂墓园中。

出征

1884年，23岁的何斯德加入中国内地会；翌年被派往山西曲沃服事。

当时山西平阳（现山西临汾市）一带福音工作已有基础，但洪洞地区仍相对薄弱。席胜魔牧师多年耕耘戒烟与福音事工，却始终未能突破洪洞的属灵光景。在祷告中，他感受到神的带领，并透过司米德（Stanley Smith）的邀请，何斯德被呼召前往该地同工。

在受邀信件中，司米德清楚表明自己是这个团队的领导者，并肯定他与席牧师之间已有良好的配搭默契。对年轻的何斯德而言，这番话或许需要一段时间细细咀嚼与消化。“我们同样年纪，同时来中国，凭什麽他来当我的领导？”“屈居人下不是一种好滋味！”“或许应该让总部决定派遣谁去洪洞……”一股汹涌的思潮暗流涌动。转念一想，我是不是太在乎面子，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啊，这是在争论“谁为大”的问题！如果不愿意司米德当我的领导，这不仅是拆夥，更是要与主耶稣分道扬镳了。他发现自己的不顺服，不愿谦卑的心在作祟，这可是宣教工作中的大忌，更是属灵生命成长中的大忌。最终，靠　圣灵战胜嫉妒的试探，效法耶稣谦卑的样式，放下自己。

这段时间，他最深的学习并非策略或方法，而是祷告。面对逼迫、贫困与教会初期的张力，他明白唯有祷告能支撑一切事工。

洪洞经验为何斯德日后的服事奠下许多重要基础，有属灵性格的陶冶、有实际福音工作的操练，但如果今日有幸访问何斯德，问他其中最宝贵的收获是什麽，答案很可能是对於中国教会的理解与友谊。这份深刻的信任与情谊不仅形塑何斯德一生的异象，往后更将引导中国内地会走入另一阶段的事奉。[2]

[2] 摘自《何斯德：宁愿隐藏的领袖》，页77，冯浩鎏、饶以德　，海外基督使团出版。

接班

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发，教会遭受重创，内地会伤亡尤为惨重。何斯德与范明德一同投入善后与资源调度，安顿同工与家属……

当时戴德生因年事已高、身体衰弱，已预备交棒。外界普遍认为范明德是最合适的接班人。然而出人意料地，戴德生却指定何斯德担任代理主任。这个决定引起不小震动，也使何斯德陷入极深的挣扎。

他断然拒绝。当年在洪洞自己暗地里与司米德之争的场景彷佛重现，如今只是互换了位置。他非常清楚范明德此时的心情，他之所以拒绝不仅是顾及别人的感受，而是论资历、论经验，他都应该是范明德的助手。在拳乱期间，范明德做事的稳健，遇事不惊的成熟让何斯德深深地感到自己的不配与不能胜任。

总主任的位置不好当。在一片外界喧嚷与自己内心独白的交织处，何斯德寻求来自圣灵的声音。在祷告与书信往来中，他逐渐明白，事奉的核心并非地位，而是顺服神的呼召。最终，他愿意放下自己，接受这份托付。接下来，他该如何向范明德阐明自己的心意与神的引领。当人向神谦卑后，神谦卑的灵同样也赐给对方。在双方促膝深谈中，彼此都认识到这是神的安排和美意，心中都有平安。

1901年1月1日，何斯德正式成为第二任内地会代理总主任，并开启他长达34年栉风沐雨的总主任之路。

挑战

经过1900年义和团那场腥风血雨之后，国人对基督教的敌意趋於缓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谋求一条革新之路，在新世纪的前20年，这个良好的契机下，中国教会得到蓬勃发展。但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自由派神学对基督信仰和中国教会的负面影响。身为内地会的掌舵人，何斯德将面对来自四面的危机和挑战。

1922年5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3]（以下简称“协进会”）成立，起初成立的目的是促进教会与差会、差会与差会之间的协同合作，并致力於中国本色化教会的推进与发展。由於协进会不是教会，没有信条声明，它只是一个谘询性质的机构团体，由众多不分宗派和神学思想的差会组成，故而自由派的思想随即渗入。

内地会坚持个人布道与圣经真理，而部分自由派则强调社会改革与教育医疗。两者立场逐渐分歧，张力加深。

何斯德关注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健康的、持续增长的、本土化的中国教会。内地会办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中国教会领袖，以及为教会下一代提供优质的基督教教育。自由派则高举人的理性，稀释信仰的纯正与纯全，崇尚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样的教育教不出一个真正认识神、信靠神的人，更与中国教会的未来无关。面对协进会的合作议题，何斯德并未急於决定，而是长时间寻求神的心意，也聆听同工意见。

最终在1926年3月，内地会决定退出协进会。这并非出於对合一的否定，而是坚持教会必须建立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之上。

---

[3]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是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中国基督教新教部分宗派教会和跨宗派性基督教团体共同设立的协作机构。它的前身是成立於1913年的“中华续行委办会”。1922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基督教全国大会上，决定结束中华续行委办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谢幕

1935年6月，何斯德辞去主任职务，卸下长年行政重担。然而不久后，战争爆发，中国再度陷入动荡。总部的工作人员及退向后方的宣教士统统被送进集中营。

临行前，何斯德带 落寞与不舍，环顾四周熟悉的一草一木。曾经散步、灵修、祷告的地方，如今依旧如昔，美好的时光却如一帧帧画面般在脑海中重现。“雕栏”犹在，“朱颜”已改，怅然於胸，这不是回忆，而是决别。

在集中营中，他身体逐渐衰弱，却仍以祷告与赞美为生命中心。他从狭小的窗外看见天空与自然，仍深信神的同在。喜乐变得细腻而珍贵，有阳光的日子，静静看 树木的枝干，就能看见上主美丽的创造，从心底涌出赞美。[4]

1945年，日本战败，何斯德终於可以回家了，他离真正的“家”也不远了。1946年5月11日，阳光普照 伦敦，何斯德走完了他人生的路，荣耀的路，神收取了祂荣耀的仆人！

---

[4] 摘自《何斯德：宁愿隐藏的领袖》，页289，冯浩鎏、饶以德 ，海外基督使团出版。

用爱建立关系 用行动传递福音

BR 巴西圣约瑟 | 普通话中文班

巴西圣约瑟华传福音教会，自2000年在当地服事华人社群。面对信徒高龄化及年轻一代参与不足的挑战，教会于2025年开办“普通话中文班”，回应华人家庭对下一代母语教育的需要。

中文班不只是一门语言课程，更成为接触家庭、建立关系及分享福音的重要平台。第一期共有10位学生，其中5位开始接触信仰，3位已稳定参与教会聚会。2026年第二期共有16位学生，年龄介乎7至35岁。

透过中文教学、亲子及节期活动，盼望服事20位以上学生及其家庭，让教会成为社区的祝福，也让下一代有机会认识福音。

年度需要：
US$2,500

目标：
20位学生

♡ US$21
可支持两名学生一个月的中文学习。

SG 新加坡 | 本地客工事工

本地客工事工于2021年启动，是一项以散聚人口为对象的跨文化宣教事工。疫情期间，许多外籍客工被迫停工、隔离，长时间滞留于集体宿舍，在生活、经济及心理等方面承受极大压力。教会在这段艰难时期，看见了这群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及宗教背景的群体，并开始走近他们。

华传与当地教会伙伴配搭，在所认领的客工宿舍中持续探访及关怀，透过福音外展、社区服务、医疗及辅导建立关系，让客工在异乡经历基督的爱。

我们盼望透过长期陪伴，回应客工的实际需要，让他们感受到教会的接纳与关怀，也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

新加坡 | 本地客工事工

年度需要：US$10,000

目标：约200人

♡ US$50 可支持一位客工的关怀服事。

MM 缅甸仰光 | 荣益学习中心

仰光是缅甸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吸引许多年轻人因就业或求学而迁入。华传设立“荣益学习中心”，以汉语教学为平台，服事儿童、青少年及大学生，并透过各类课程与活动提供青年培训，借此建立关系、关心生命，成为接触社区及传递福音的桥梁。

自2023年起，开始邀请他们参与当地教会。

由于学生多以就业为目标，流动性较高。因此，我们盼望在陪伴他们的期间，让他们认识福音、认识教会，并在生命中留下福音的种子，即使日后搬迁，福音仍能在生命中继续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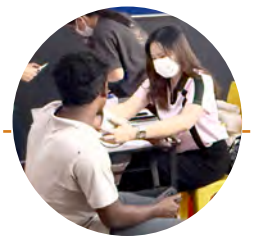
目前约有30位学生，盼望扩展至40位。

年度需要：
US$4,000

目标：
40位学生

♡ US$25 可支持一位学生一个季度的学习机会。

您可以如何参与？



1. 奉献支持： 您的每一份资助，都是孩子生命成长的美丽浇灌。

2. 恒切祷告: 为宣教士的体力、智慧，以及孩子们的心门开启祷告。

3. 分享异象： 将这份需要分享给身边有负担的弟兄姊妹。

欢迎扫码了解更多，
联络我们： missions@goimission.org

华传

诚邀您成为
本会的同行者

- ✓ 为本会固定恒常代祷
- ✓ 在所属教会／地区举行“为普世宣教祈祷会”（本会可提供资料）
- ✓ 邀请本会的同工到教会／机构分享宣教事工
- ✓ 成为本会义工
- ✓ 定期收阅《华传》期刊（免费）
- ✓ 一次性／每月奉献支持华传各地宣教工场事工项目

(i) 欧亚非区

乌干达、阿联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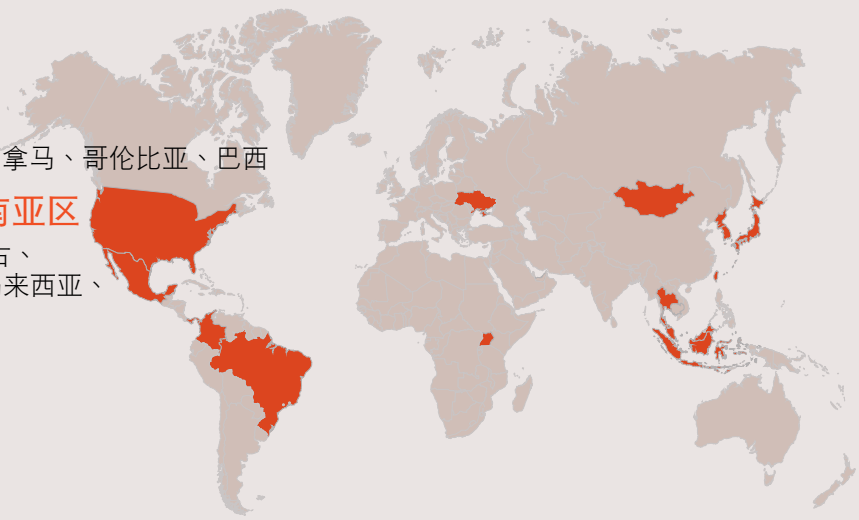
(ii) 美洲区

美国、墨西哥、巴拿马、哥伦比亚、巴西

(iii) 东亚／东南亚区

台湾、日本、 蒙古、
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印尼

(iv) 创启区



华传

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

奉献表格

我愿意...

☐ 为本会固定恒常代祷　　☐ 在所属教会／地区举行“为普世宣教祈祷会”
☐ 成为本会义工　　☐ 定期收阅《华传》期刊
☐ 邀请本会的同工到教会／机构分享宣教事工
☐ 一次性／每月奉献支持华传以下项目：

○ 经常费：$_____
○ 宣教士：$_____ 宣教士姓名：_____
○ 宣教工场：$_____
　○ **欧亚非区：** ○ 乌克兰 ○ 乌干达 ○ 阿联酋
　○ **中南美区：** ○ 巴西 ○ 墨西哥 ○ 哥伦比亚
　○ **东南亚区：** ○ 柬埔寨 ○ 泰国 ○ 韩国
　○ **创启区**
○ 特定事工／项目_____ $_____

奉献者资料（请用中文正楷填写）

姓名　：_____（先生／小姐／女士／教会／机构）
电　邮：_____
联络电话：_____（住宅）_____(办公室)_____（手提）
通讯地址：_____

奉献方式

☐ 支票奉献（支票号码：_____）
　抬头请写：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or Chinese Christians
☐ 银行电汇（细则请参右）

只供美国本土奉献者使用

☐ 网上奉献：登入 www.gointl.org
（信用卡或 PayPal）
☐ 信用卡奉献 ☐Visa ☐Master ☐American Express
信用卡号码：_____
持卡人姓名：_____
有效日期至：_____
☐每月奉献（细则请参右）
☐一次捐款（细则请参右）

持卡人签署　　日期
（须与信用卡签名相符）

_____　_____

使用个人资料同意书

本人同意／不同意华传使用所持有本人／教会／机构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邮地址、邮寄地址资料等）用于活动、课程、招募、宣传推广及邀请、筹款、收集意见等相关讯息。
（＊请删去不适用者）

签名　　日期

_____　_____

银行电汇细则

银行名称：
Bank of America
银行地址：
San Bruno, CA 94066
Swift代码：
BOFAUS3N
户口名称：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or Chinese Christians
户口号码：
01234-08462

信用卡奉献细则
（只供美国本土奉献者使用）

每月奉献：
本人现授权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or Chinese Christians 由本人之信用卡账户内定期扣除上述之账款，直至本人另行通知为止。本人同意此授权书于本人之信用卡有效期后及获续发新卡时继续生效，并毋须另行填写授权书。

一次捐款：
请于本人之信用卡账户内一次过扣除以上账款。

奉献细则

- 请填妥表格后封口，以邮寄、传真或电邮的方式交至本会办事处。
- 透过网上或信用卡奉献，银行将扣除奉献额4%作手续费。本会只能发出美国政府认可之免费收据。

謝謝您的禱告和奉獻。
賜恩的神，
在我們的缺乏上，
顯出格外的恩惠。

華傳 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

由全球各差派地区的教会、牧者和基督徒一起连成一个国际性的差传网络。现有来自各地的同工约二百位，在全球各地作同文化及跨越文化工作。

工作范围包括：

一、推动差传/差传教学　二、招募和训练宣教士
三、开荒布道/建立教会　四、工场拓展/开发
五、出版差传刊物/书籍

目前全球四大区的十三个宣教工场皆每年拟发展计划，增加事工及人力，此外还有多个工场等待开发，因此急需积极招募新宣教士加入团队，拓展天国大业，更需教会认领这些工场，共同参与。

毫不保留、绝不退缩、从不后悔

Photo from Akhil Pawar Unsplash

经　费　需　要

Yosafat 和 Grace

Yosafat和Grace于2026年2月正式加入华传，前往西加里曼丹岛宣教，与当地教会及学校配搭服事。他们透过中文教学及中文辅导班，接触学生与当地社群，借此建立真诚的关系，拓展福音的窗口。

诚挚邀请您为他们五口之家祷告。愿神赐恩典与力量，使他们能忠实回应呼召，坚定落实大使命。愿神也保佑他们家庭的身心灵，充满平安、健康与喜乐。

他们未来两年的宣教预算为US$65,309.00，涵盖签证费用、生活费及各项事工开销。

如果您对Yosafat和Grace一家的宣教工作有感动，愿意在经济上支持他们的服事，请在奉献时标注“Yosafat 和 Grace”。支票可寄至华人福音宣教会总部，支票抬头请写：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邮寄地址：P.O. BOX 99, San Bruno, CA 94066, USA，或交由华传各地区办事处代收。

愿主记念您的代祷与奉献，
与他们一同参与神国度的大使命。

陈琴鹃

绵延在赤道旁的热带雨林，长年承接着丰沛的阳光雨水；这片湿润翠绿土地，怀抱并孕育着世世代代在此生长、扎根的长子。他们嬉笑奔跑、他们恬静淡然；他们仰赖大自然最直接的馈赠，熟悉一草一木。他们属于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属于他们。“如果你走入他们，足够熟悉，你将知道，哪一条河是供饮用、钓鱼，哪一条河只为便溺。”王志清牧师说。

原来，这片不大不小的西马土壤上，住有18个原住民小族群。多年来，王牧师和团队服事陪伴着属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马来原住民）大族中的淡米亚（Temuan）族。

11年了，仿如昨日。神学院的教导曾说，传道人要注重形象：长袖衬衫、打领带、穿皮鞋……这一套全用不上。原住民生活与穿着简朴，皮鞋踩在湿滑泥泞上更是不适合。除了这些，王牧师下定决心要学Temuan语，努力了两三年终于能用他们的语言沟通，也终于被接纳。

如何突破、走过那些挑战呢？我问。“不再把自己当成华人，把自己活成他们，和他们一起吃、一起睡、一起生活。”他说，宣教士都需要过渡磨合这些棱角，我却看见了转化为温柔的道成肉身。

挑战，从来不只存在于过去。我也想起另一座美丽的岛屿，以及生机勃勃的亚马逊河流域；那里的原住民族，同样正在时代变迁与文化冲击中，面对信仰、身份与传统之间的拉扯。

“更具挑战性的，是原住民青年在信仰与文化认同之间的挣扎。他们常问：‘作一个泰雅尔、布农、或其他原住民族人与作一个基督徒，是否冲突？’近年许多部落重新出现巫师、灵媒与祭仪，有些信徒开始参与其中，甚至认为‘基督信仰不能满足灵性的需要’”。〈上帝国中的宣教更新——在原住民处境中寻回向内与向外的使命・罗以教授〉

“得注意的是，过往的文化冲击与同化过程，尤拉卡雷族面临了严重的母语与传统文化断层。部分族人甚至将此文化失落归咎于外来福音传道者，导致宣教工作在该族群中伴随着程度不一的文化张力（Cultural Tension）。”〈亚马逊边陲原住民族的宣教动态与社会文化困境：奇曼族与尤拉卡雷族・Silvia〉

那么，如今西马半岛的原住民，又面对着什么？

王牧师说，过去原住民多仰赖森林的馈赠维系生活；如今，许多原住民走进城市打工，成为清洁工、保全、园丁……离开熟悉的土地，进入快速变动的世界，也迎面撞上过去未曾有过的诱惑与挣扎。

手机赌博、滥用卡痛水（Air Ketum）、复杂而失序的男女关系……离开了熟悉的土地，却未必找到了安身之所；在这急遽变动的世界里浮沉晃荡，除了求生，另一份隐藏的急切，是要守住自己，寻找新的盼望。

王牧师的语气里，没有失落，他还是在教会孩子上，看到了福音的大能，和盼望。圣经教导和祷告，给孩子们筑起一道道坚韧的防护力。他依旧看见他们的良善和纯粹——收到一份珍贵的礼物，便迫不及待想与别人分享；自己得着了好东西，第一个念头，是“你也应该得到”。

他们是大地之子，山河之间，传唱着救赎的恩典歌谣，飘飘荡荡，从一村到另一村，直到那些动人音符，穿过树梢、越过山岭，落在神早已预备好的心窝里。

地图之外

有些课，你在学校学不到。
有个国度，在地图之外——
只有走出去，
才会遇见上帝的故事。

人都说，年轻总要勇敢一次，人生总要大胆一回！
但，为谁勇敢？为什么而大胆呢？

你是不是也曾想过：
“我想为上帝做点什么，但我还不确定祂要我去哪里？”

别急。
实习宣教，就是为还在寻找呼召的你而设。
用两年时间，走出舒适圈，
亲身体验上帝在世界各地书写的故事。

想了解更多“实习宣教士”计划？
欢迎联系华传，一起走上属于你的宣教旅程。